

让更多优秀科幻文学“出圈”和“传世”

——近期科幻文学活动综述

■本报记者 李墨波 康春华

更重视中国原创科幻文学的发展，并致力于孵化、出版和嘉奖更多更好的优质科幻文学作品，是2024年科幻文学活动的显著发展趋势。10月以来，2024年华语科幻天问奖、科幻光年奖、第二届百万钓鱼城科幻大奖相继颁奖，那些致力于不断探索科幻文学创作可能性的作家们受到瞩目。出版人、作家和研究者们认为，新时代中国科幻面临诸多新发展机遇，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扶持和推出更多优质科幻文学原创作品，致力于为科幻文化产业提供核心的创意与故事。

孵化科幻文化新场景新业态

2300多年前，诗人屈原在《天问》中追问宇宙本源，体现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对宇宙万物以及人类命运的探索精神。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期间，“天问”华语科幻文学大赛正式启动。

10月18日，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、成都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4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成果发布会在成都科幻馆举行。来自国内外科幻创作、出版、研究及影视领域的从业者共同见证了这场华语科幻文学的高光时刻。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表示，中国作协高度重视科幻文学的发展，希望借此激发科幻文学创作者想象和创造的活力、动力，催生更优质的科幻文学作品，并促进华语科幻与世界科幻交流借鉴、融合互进、多元共生。

“在文学的宇宙中，科幻文学以突破常规的想象力和超越现实的创造力，盘旋成璀璨奇妙的星云。想象和创造就是科幻文学的别样魅力。”施战军认为，科幻的分量在于它有科学之核、文化之核、生命之核。科幻是工业化历史的产物，但在未来中国，它承载的是历史的“厚重感”和现实的“加速度”，将会为所有生命共同开启无穷想象和善美秩序的提示。天问奖关切的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程度，对科幻文化及产业发展具有聚力、导流、推潮、引向的重要作用。

2024天问华语科幻文学大赛组委会主席阿来介绍了比赛总体情况。他认为，人类对宇宙星空的求索从来都是人类思想力与创造力的重要来源，也是人类科技不断进步的原始动力之一。入选作品中既有浩瀚星河的瞭望与遐想，也有对宇宙运行规律的揣测与深思，体现了科幻创作探索未知世界的澎湃动力。另一些作品则从星辰大海之外的细微处着手，探究科技变化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变革，思考科学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生活与社会状况的细枝末节。这种对个体、对局部，尤其对未来社会状况、人与人关系的关注，同样是文学的重要使命。

此次发布会上，刘洋的《井中之城》、分形橙子的《笛卡尔之妖》、海澱的《土楼外的春天》分别获得首届“天问”华语科幻文学大赛最佳长篇科幻、中篇科幻、短篇科幻奖；《流浪地球2》和《王者荣耀》荣获最佳科幻影视剧本、最佳科幻游戏剧本。《2024年中国科幻城市指数报告》也同期发布。报告从经济基础、科技创新、文化消费、政策环境等角度对2023年全国GDP破万亿的城市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，北京、成都、上海、南京、深圳位列2024年中国科幻城市指数分布前五，在科幻产业发展、科幻文化传播、科幻融合能力单项维度上，北京、成都、深圳位列全国之首。与会者在第二届科幻产业发展促进大会的交流中表示，中国科幻产业发展2023年营收首次突破千亿，但仍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。未来中国科幻产业发展既要着眼于传统的科幻内容型生产，也要孵化和助推模式型科幻产业集群的建设，更重要的是，不能忽视影响整个社会的科幻风气、未来趋向、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所建构的经济效力。大家谈到，科幻力经济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契合，面对当下科幻文学、科幻影视、科幻游戏与文旅产业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问题，未来要进一步激活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新动能，建设科幻文化交流的新高地，拓展科幻文旅的新场景新业态，构筑经济发展新引擎。

“要让读者从科幻中感受到振奋向上的力量”

11月22日，“星火铸就光年之梦”青年作家培育活



左图：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为“天问”奖最佳长篇获得者《井中之城》作者刘洋颁奖

右图：在第二届百万钓鱼城科幻大奖颁奖期间，与会者探讨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当下与未来

动在北京举行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并与现场青年作家亲切交流。邱华栋表示，科幻不是孤悬于现实之上的幻想，而是基于现实的超越，是对人类潜能的无限放大。青年创作者要从科学前沿汲取灵感，从历史中寻找线索，从人性深处挖掘故事，广泛阅读当代世界科幻文学大家的作品。“祝愿创作者们能够在科幻构筑的浩瀚宇宙中，用智慧和热情点亮更多星辰，共同铸就属于人类的光明之梦。”

“如果你在创作道路上受到很强烈的情绪召唤，有些不得不说的东西，那不必去刻意改变自己，更不必从别的地方寻求创作经验。”科幻作家刘慈欣从自己如何走上科幻创作之路谈起，认为科幻小说天然关注现实之外的宏大话题。“科幻作家善于关注宏大、遥远、终极的东西，关注那些在时空上超出人类肉身的东西，关注那些哲学思想上走得很远的东西。希望新的创作者，能让自己的思想走得更远。”

第十三届科幻光年奖分设科学童话、科幻微小说、科幻短篇小说、科幻中篇小说等门类，此次“星火铸就光年之梦”青年作家培育活动现场颁发了科幻光年奖各类奖项，王云轩、简妮、史雨昂、张天航等青年作家获奖。科幻作家王晋康在视频致辞中表示，已经走过12年的科幻光年奖为积极发掘、培养中国科幻青年创作人才积蓄了力量，期待年轻的创作者继续为科幻文学注入新的血液和动力，也期待科幻文学能与其他领域深入交流和合作，共同探索科幻文学的新领域和新高度。

活动现场，科幻作家、出版人与青年科幻作家们展开了交流。凌晨认为，优秀的中国科幻文学一定要立足中国当下的现实，“题材可以是外太空、星际宇宙的，但逻辑关系、思维价值应该具有东方性、中国性。科幻不仅仅要带来奇观的冲击，更要让读者感受到面对未来振奋向上的力量。”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和龔、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辑徐世新认为，科幻不是科学+幻想的简单配比。科幻文学是一片敞开的深邃蓝海，可以吸纳诸多领域的内容。面对当下日新月异科技发展，科幻作家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展现文学故事的深邃与美丽。朱宇新、超侠等科幻作家谈到，生命中有太多灵光乍现的“点子”。科幻创作就是用幻想的方式记录和演绎这些“点子”的过程。大家认为，青年科幻作家要广泛涉猎经典作家作品，建立完善的科学知识系统，了解前沿科技发展，在此基础上，锻造叙事的能力、人物的塑造等文学创作技法问题。“青年作家普遍文笔都不错，但更重要的是科幻世界观、价值观的构建。这一点，青年作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”，凌晨说。

活动现场还举行了《未来序曲》新书发布仪式。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二级巡视员张玉山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科幻分社社长王卫英，北京科学中心品牌发展部部长

陈晨等参加。

科幻教育成牵引科幻产业发展引擎

“中国科幻产业影响力不能只看产值，更要看到它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力量。发展中国科幻产业，要以培养优秀中国科幻作家、孵化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为根本。”11月9日，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外的科幻创作、教育、出版、传播及产业人士齐聚“2024中国泰山·第二届钓鱼城科幻大奖”颁奖活动。活动期间，与会者共同探讨科幻文学创作和科幻教育的未来可能性。

泰山科技学院常务副校长谢承红代表主办方表示，科幻文学创造了无数灿烂的梦想，鼓舞社会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们去探索、去追逐、去奋斗。科幻事业的发展是国家、社会和民族发展的具体表现。

与会者围绕科幻文学创作、教育和产业发展相关议题展开探讨。严锋、江波、张冉、天瑞说符等人以“寻找科幻文学的新方向”为题，探讨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现状与未来。作家们结合各自的创作谈到，在科幻和文学双向奔赴的状态中，科幻作家要善于探索科技与文学之间的最佳交集。面对AI时代的到来，科幻应当关注技术极端情况对现实的影响，以充满现象力和现实关怀的方式探讨科技哲学与技术演化影响。与此同时，作为文学创作者，也要从熟悉的日常生活角度切入，扩大科幻的读者群体。面对科幻教育，大家谈到，想象力教育是科幻教育的核心命题。科幻应当在高校通识教育中扮演独特角色，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，使科学和人文教育体系更加完善。科幻产业人士在论坛中也谈到，科幻内容的生产力是核心价值所在，以内容创作为原点，才能延伸出庞杂且自洽的超长链条。科幻的多样性和适应性是科幻文学发展的关键，产业从业者需掌握科幻思维方式与审美范式并传承下去。

中国科幻如何塑造世界的科幻想象？与会学者从世界科幻发展角度谈到，人类天生具备创造与想象未来的能力，这带来了讲故事的欲望与虚构的能力。面对剧烈变化和不确定性的世界，科幻作者需要具备想象力，提出关于未来发展的设想并提供新的解决办法。科幻创作也应建立与科学家合作的机制，为读者提供更科学的解释，以便更好地理解科幻文学作品，理解科技高速发展的现实世界。

“2024中国泰山·第二届钓鱼城科幻大奖”颁奖典礼表彰了韩松、李广益、三丰、李克勤、赵恩哲、杨枫等人在科幻创作、教育、艺术、翻译和出版等方面的贡献。天瑞说符的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、江波的《赛博桃源记》、迟卉的《不做梦的群星》荣获第二届钓鱼城科幻大奖的最佳长中短篇奖，严锋获科幻学院奖，意大利青年科幻学人弗朗西斯科·沃尔蒙荣获马可·波罗奖，青年作家路航获最佳新星奖。

■新作推荐

当科幻想象诉诸于文学的浪漫

■施展

在中国当代文化浪潮中，青年世代对科幻作品的情有独钟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较之于前辈作家笔下天马行空的想象、不可思议的情节，当代青年对科幻类显然怀有更为深广的期待。从层出不穷的前卫文本，到人类命运的多重想象，再到宇宙时空的无限遐思，无不彰显出后来者锐意进取的精神、创造独特风格的认识。这一逐步崛起的科幻写作队伍中，段子期成为近年备受关注的青年小说家之一。她的科幻新作《永恒辩》由11篇故事集腋而成。放眼未知的科技与虚构的幻想，她以小说讲述宇宙给予人类故事的包容与可能，弥散在全书的诗意浪漫、萦绕于故事的灵性哲思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小说集中，一个个熔铸玄思、迷思与巧思的故事排阔而来。拍摄于1945年的黑白默片如何搭建人与城跨越时空的对话？拯救未来人类危机的一部未上映的电影？目睹银行劫案的猫咪能否帮主人旁证清白？一片暧昧幽深的宇宙中可曾留有思念的余地？那关于真相的无物之阵竟是奇异力量不断涌现的温泉漩涡？关于邂逅的回忆能否激活人脑潜意识的片刻启悟？……段子期笔下关于人类和宇宙的故事，要从一场电影开始。

小说同名之作《永恒辩》中，未来人类将电影视作文明劫后的艺术结晶。面临宇宙逐步陷落的二维化危机，作为昔日导演的“我”被官方勒令重现当年震惊世界的电影杰作《永恒辩》。在星际时空的量子纠缠中，人类

与电影的命运互为表里。主人公等入一边构思、一面重拍《永恒辩》的过程，既是创作者们窥测高维宇宙、拯救全人类的唯一途径，也是电影艺术重建生活秩序、开创新纪元的最后方法。假如整个宇宙存在于一部电影之中，那么作为导演、编剧、演员或观众的每个人，便不再是微不足道的存在，而是共同维系宇宙图景的命运共同体。穿梭在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之间，人类生活中每时每刻的“表演”，不正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电影吗？

电影《永恒辩》借由电影从无到有的发明过程，交代出人类和宇宙赖以生存与进步的隐喻。古往今来，生生不息的人类、无止无休的历史，莫不是电影中的每一幕？在她笔下，朝向未来无限延伸的“电影”，甚至有了形上哲学的思辨意义：放眼高维宇宙，位居三维的观众置身于一幕幕历史投影之余，更具备掌控故事命运、决定情节走向的未来自知。这一构思，诚可谓“戏剧性”地揭示了人类置身洪荒宇宙中的微妙境遇，并传递出个人演绎自我剧情线的无限可能。

尽管《永恒辩》统摄时空的想象力已堪称道，但段子期将“科幻”和“文学”电影化的感官经验，总离不开重庆这座城市的声音光影——纵横崎岖的路桥车道，方位暧昧的城建地势，云雾缭绕的江山楼台，“重庆总是这样，容易让人想起那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，开始和结束不过是个谬论”。小说《重庆提喻法》始于主人公寻找一部在战

争年代拍摄的科幻电影《毋缩前夜》，结尾再度回到开头主人公收到的奇怪邮件。一路贯穿小说的“提喻法”，既遥拟重庆市山中重城叠、光影纷杂的迷宫景象，也暗喻人与时空往返冲、虚实交织的记忆镜像。无论是“我”从观众视角主导的转变，还是小说作为科幻的“电影”媒介，两者均立文本处于建立、变化和更新的开放状态。这一求新求变的创作努力，诚如宋明哲的评价：“她的写作，犹如电影那样，已然包含观众/读者的互动；她的文本除了营造情节，也包含对于营造情节的自觉重构。”

除以上两作，小说集《永恒辩》收入的其他作品，同样充满了独具个性的新鲜风采，如《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》经情感和哲学来讨论科技和医学的伦理关怀，尤为引人深思；由星海明晦诠释生死离别的《宇宙是片思念海》，更彰显“她科幻”的感性魅力与诗性风格；包括《天启》《在云端》《无主之舟》等作，皆是一言难尽其详的有趣故事。毕竟，科幻的魅力无它，一如文学指向的是未可限量的创造力。最极致的科幻想象，恰要借助最浪漫的文学予以诉说。遨游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之海，虹霓流转，群星璀璨，人类群星的光芒何曾消逝？作为段子期漫游宇宙、向光前行的入口，科幻文学探索未知、展望未来的故事，并不就此结束。我们期待她故事的宇宙，或宇宙的故事——又一次展开。

(作者系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)

■关注

《故山松月：中国式科幻的故园新梦》书系的出版创意和编选思路，源自我们对科幻文学中国化的梦想。1904年，荒江钓叟的《月球殖民地小说》面世，中国原创科幻犹如一颗新星，在文化的夜空中冉冉升起。从最初的萌芽到现在的枝繁叶茂，科学幻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，点燃了我们的想象之火。

对于中国来说，“科幻”是舶来品，它发轫英法，繁盛于美国。当我们以120年的时间尺度回望中国科幻时，不难发现我们一直在模仿和追赶西方科幻。乌托邦、未来世界、地外文明、太空歌剧、赛博朋克等等，这些场域设定多为“他乡”和“远方”的西方科幻叙事模式，深刻地影响了百年间中国科幻文学创作。这些叙事模式虽然赋予了科幻文学不断繁衍的营养素，但这也或多或少成为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瓶颈。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文学大国，在科幻文学领域走过了120多年之际，我们不应满足于此，止步于此。新时代的科幻文学更应该勇于创造，科幻文学的中国化已然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。

2019年，第十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提出“新科幻 出东方”的口号，为这套书系的出版策划提供了启发。与古希腊海洋文明不同，从农耕文明起源的中国，有着浓郁的故土家园情结。“故乡”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象征性符号，而是几千年文化传承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，这种价值观在文学大国的诗文中传承不绝、绵延不息。这是有别于西方科幻的核心意象，“故园科幻”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式科幻文学创作的突破口。

“故园科幻”指的是将小说中的在地感、幻想感和未来感，建立在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之上，在此基础上，对故土家园做一番重新审视和叙事。这种创作，在虚与实之间、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展现出中国科幻作家汪洋恣肆的想象，呈现作品与故园的血脉相连，是中国式科幻的一种新主题、新元素、新语境，是“新科幻出东方”理念的一次实践。

“他乡”和“远方”曾经是科幻作家热衷想象与书写的主题，而“故乡”正好是一个与之相对的概念。《故山松月》则抓住了这一点，赋予中国科幻“故乡”这个此前鲜有选择过的意象更为独特的美学风格。《故山松月》从“故乡”这一地理空间出发，在时空交错的想象场景中恣肆徜徉。从刊登第一篇中文科幻小说的沪上，到如今的中国科幻之都锦官城；从山西晋阳的平行世界，到河南宛城的异度时空；从老舍写作《猫城记》的北平，到如今可观星辰的云南深林、西北大漠；从“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”的西子湖畔，到“千年古都”长安城；从妈祖庙里的香火，到北国之春的雾凇，《故山松月》展现了56位作家吟咏不尽的科幻的故乡、虚拟的乡愁。

在通常意义上的文学书写中，“故园”更倾向于一个空间概念。但在《故山松月》中，我们可以透过科幻作家的眼睛，重新审视和拥抱“故园”这个时空概念。就像爱因斯坦提出“时空一体论”是对经典物理学的继承和颠覆一样，科幻作家们把“故园”的意义无限放大了，放置在宇宙空间之中。在科幻作家们笔下，故乡是文明层面的共同信仰。这个“故园”既是熟悉的，又是陌生的；既是个体的，又是群体的；既是客观的，又是主观的。科幻与故乡的巧妙融合，展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故园新梦。在这里，科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世界，而是与我们脚下的土地、身边的生活紧密相连的现实镜像。无关时间与距离，纵使几万年之久，几光年之远，这种乡愁始终渗透在笔触之中，构建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科幻。

选择以家园视角来“点燃”科幻的乡愁，从传统意象和中国美学中寻找书写的切口与核心就成为首选。李白《送蔡山人》中“故山有松月，迟尔玩清晖”吟的就是故乡的那山、那松、那月。《故山松月》书名便由此带出，而三卷分册山、松、月，也就顺理成章了，于是我们完成了这套书系名称的诗意构建，1300多年前李白的“故山松月”，在今天的中国科幻中以家园新梦得以延续。从内容来看，《故山松月》收录了刘慈欣、阿来、王晋康、韩松、何夕等56位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，以及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华人华侨中最具实力的科幻作家的故乡之作。作者年龄最大的超过90岁，最小的20多岁，可以说是新时代华语科幻作家的集体亮相。同时，作者的家乡地域分布广泛，地域不同，山川风物不同，城市面貌不同，作品所呈现的景观各异，想象力的激荡飞扬更是五彩缤纷，魅力无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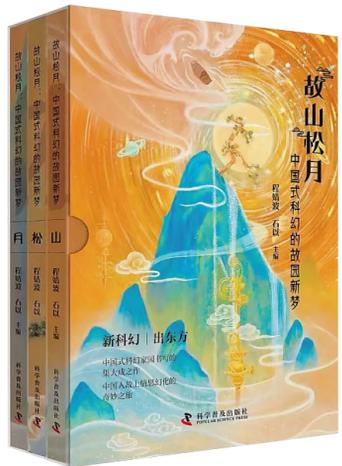
在创作和选编方面，本书系采用小说+自述的方式，即虚构与非虚构的双线叙事，一边是科幻小说中的故乡书写，另一边是科幻作家们对故乡的书写。这些不同的文本在“故园科幻”的标题下被编织在一起，56篇作品和56篇自述构成了一次次回望，一个个凝视的目光——错落的、变动的、眷恋的、不舍的目光。这些基于故乡又超越故乡的创作，从真实的故乡出发，以故乡之“真”书写科幻之“幻”，成为中国式科幻家书写的集大成之作。在这些故事里，“故园”和“科幻”都不单是物理时空的结合，更是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和重建。因此，科幻语境的“故乡”是科幻作家们创造出的一种意象，一种记忆、一种情感的投射，它是中国式科幻呈现出的一卷乡情和幻意相激荡的锦绣华章。

科幻是一种“世界语言”，拥有以科学为源头创作的共同“骨架”，这是中国科幻与西方科幻的相通之处。而在西方科幻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科幻文学矩阵中，作为追赶者的中国科幻需不需从敬而近之，向敬而有别、敬而有为转变？中国科幻需不需创新发展，从整体上重塑一个独立而全新的面目？我想答案是肯定的。在我的理解中，中国式科幻应该是建立在中国文化、文明观、价值观和美学观基础之上的，区别于西方科幻语境的全新体系，它的构建将使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国内国际传播成为一支“新军”而傲立于世。目前来看，《故山松月》算是这个全新体系中的一块基石，因为它的诞生就是在中国式科幻自我意识下的一次文化自觉。

(作者系《故山松月》主编，华语科幻星云奖宣传委员会主席)

以家园视角“点燃”科幻的乡愁

石以



《故山松月——中国式科幻的故园新梦》(上中下)，程婧波、石以主编，科学普及出版社，2024年5月